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我奉蔣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经过 ……唐生明（1）

1939年晋西事变的前后 ……陈长捷（82）

有关"皖南事变"反动陰謀的回忆 ……岳星明（91）

李仙洲率部入魯反共紀实 ……賴惕安（114）

石友三酝酿投敌和被捕杀的经过 ……高树勋（136）

蔣軍在豫皖边区勾結敌伪积极反共的罪行…张庆第（157）

方先觉衡阳投敌经过 ……毓少伟（162）

桂林"焦土抗战"亲历記 ……巢　成　黄梦年（181）

湘桂黔大溃退目視記 ……曹福謙（190）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 ……康　泽（197）

我所经历的蔣特三个集中营的內幕 ……黄彤光（208）

抗战时期重庆防空黑幕 ……鄒高竟（226）

1944年天河口民变紀实 ……金汉鼎（236）

1945年宜宾大刀会进攻县城的前因后果 ……刘学超（240）

China

我奉蔣介石命參加汪伪政权的經过

唐 生 明

一 前 言

在整个抗日战爭期間，蔣介石一面被迫參加抗战，一面随时准备卖国投敌，而最可耻的是长期暗中勾結敌伪，进行着反共的阴謀活动。我当时是由他亲自派往南京，充当他这"三面政策"的重要执行人之一。为了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同时也是我对我过去这一段罪恶历史的痛恨，特把我亲身參加的蔣、汪、日联合反共活动的种种内幕和与此有关的一些問題，写了出来。不过事隔多年，記忆不全，錯誤遺漏在所难免；尚望了解当时情况者有以指正和补充，俾使蔣、汪为了坚决反共反人民，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假手敌人来屠杀同胞的滔天罪行，能更全面地揭露出来。这便是我写述此文的目的。

我接受了蔣介石的任务去南京后，又受到了汪精卫的欢迎，他也希望我替他建立一支軍队，来实現他所标榜的"反共建国"的"国策"。很显然，汪逆利用我这个黄埔学生的招牌和我大哥唐生智的关系，作为他宣传号召的資本。同时，当日寇发觉了我和蔣介石的关系以后，他們也如获至宝一样把我搶了过去，看成是日蔣重新亲善的桥梁。

尽管由于种种錯綜复杂的原因，我沒有完全做到他們三方面所寄托于我的"希望"，而且对他們三方面在反共問題上的目标一

China

致、而又有彼此間的利害冲突的种种情况，虽不完全了解，但几年間亲身经历与所見所聞还是不少。

有人可能不完全了解，蔣介石为什么要选擇我去执行他的这一項最秘密的任务？这里，我不能不把我的情况簡单說明几句。

过去由于我的家庭出身和我一貫讲究生活享受的关系，使我养成了一种吃喝玩乐的"人生观"；要說我从前在政治上有什么野心的話，也不过是希望更大地滿足我那种讲排場、摆闊气的欲望罢了。

我在旧社会中，待人处世总是随遇而安，以少得罪人为妙，凡事总留有余地，不肯过火。因此与各方面的人士都有往来，也每每成为各方面利用的对象。甚至一些反蔣組织中，我都有不少朋友，他們有些活动，对我也不完全避諱。

过去我对别人反蔣，从不采取反对态度。我內心深处則认为反蔣愈厉害，我大哥唐生智的地位将在反蔣矛盾中更加有利。当然，这对我会更有好处。因此，我什么团体都不愿参加，除了依靠过我大哥外，我一向在耍光杆，可說沒有什么根基。直到現在跟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才使我从新生了根，有了依靠。我决心一輩子跟着党和毛主席！

过去我結识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都有，只要对我在吃喝玩乐上有需要，我均推心置腹。譬如軍統特务头子戴笠，便是我許多朋友中最要好的一个。我和他相识近二十年，在生活上完全打成一片，不分彼此。但我始終不愿参加軍統組织去当他的部下，只是在他工作上有需要用到我的时候，我总是很热心去帮助他。当然，我也经常利用他那种种罪恶的特权来滿足我生活上的享受和方便。

我是被过去朋友們认为所謂"大而化之"的人，言行一向疏于检点，因此很需要认识像戴笠这样一类"朋友"，可以減去不少麻

China

煩，别人最討厌特务向蔣介石打小报告，我在这方面却可以少担些心。我和戴笠是无話不談，他对我的一切也最为了解。蔣介石选擇我去担任那样一項工作，当然与戴笠的推荐有很大关系。

至于我和汪精卫的关系，主要还是由于我大哥的原因。我大哥在反蔣方面，曾一度与汪合作；我也因蔣介石排斥我大哥，而参加过汪、李(宗仁)、黄(紹竑)、白(崇禧)、张(发奎)等人在广西的反蔣活动。当蔣介石下野后与宋美齡在上海結婚时，我又代表过汪和我大哥去向他祝賀。

由于以上种种关系，加上我与汪身边許多人都熟识，所以蔣介石才选派我，而我也敢于去南京。

以下便是我所要叙述的这一段经过。至于我与戴笠在其他方面的許多問題，和我几年間在淪陷区与許多大汉奸往来时所了解到其他方面的材料，我还将陆续写出来，这里只着重先写奉蔣介石命参加汪伪政权的問題。

二　蔣介石给我的一个“重要特殊任务”

抗日战爭初期，我原在湖南任长沙警备副司令，后来代理司令；1938年初，与鄧悌对調，改任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員与区保安司令，干了两年多。这里虽然是一个盛产沙金和桐油木材等的集散地，被一般人称为“金常德”，可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和工作都不很理想，因此越来越感到厌倦，想換一个别的工作。当时由戴笠介紹在我司令部任稽查处处长的沈醉便把我这一思想情况向戴笠报告。約在1940年春間，有一天，沈醉忽然送給我一份戴笠的电报，大意說：“閒兄有倦勤之意，希望先将家务安頓妥当后，即行来渝，因有要事急待当面商談。……”我当即复电表示“如能摆脫此間职务，自当赴渝”。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正当我准备辞职的时候，很凑巧地接到了“常桃警备司令部撤消、业务并入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的命令，对我的工作安排却沒有下文。

我很快地将警备部結束，即去长沙見当时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向他报告結束情况和今后行止。薛告訴我說，“委員长有命令要調你去重庆，我这里就不便再安排你的工作，希望你早一点去。”

我在长沙只逗留了一两天，便回到了东安；因我父亲去世不久，我的大哥也从重庆回来了。我刚到家沒有好久，又接到了戴笠的电报，这份电报是由軍統局桂林办事处主任楊继荣派了专人送到我家来的。戴的电报是問我回家后的情况，并問我何时可以动身去重庆。我当即复电說明尚須稍待几日，将家务安排妥当方能动身。沒有几天，戴笠又来第二个电报催我，并叫我把他一个女朋友张素貞也带到重庆去。张原来是我爱人徐来的私人秘书，一直住在我家，这次也从常德随我爱人到了东安。

正在这时，蔣介石也打电报催我大哥快回重庆，說有要事与他面商，希即起程。我們当时都猜不到有什么要紧事这么急，我也不知道要我去干什么工作，所以决定先把我爱人和孩子留在东安，我先去看看情况。

我們到桂林时，楊继荣在車站迎接我們，并告訴我們，已准备好第二天的班机机票。可是蔣介石更性急，他指派了一架专机迎接我大哥和白崇禧，我們便一同去重庆。由于专机起飞时間提前，戴笠沒有来得及到机場迎接我，我和张素貞先去重庆国府路范庄我大哥家中。戴接到我們的电話，立刻赶到范庄，把我和张接到他曾家岩住宅。

戴笠这次与我見面，表現出异乎寻常的高兴。我急于要了解

China

这次蒋介石叫我到重庆究竟要我做什么工作，戴却故意和我大兜圈子，不肯直截了当地告訴我，反而先問我在这种时候我应当做什么、想要做什么？我因自己事前沒有准备，以为只是听从蒋介石的安排，经他这一問，反而一下回答不出来。我正在考虑时，他却又趁机为我提出一个前提，就是既要使我生活过得很好，适合我的个性，又要能够一鳴惊人，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

說老实話，我是个公子哥儿，除了希望安排一个适合我个性的工作，能使我吃好玩好之外，我是从来沒有去考虑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经他这么一說，倒使我感到有点詫异起来。我一向性急，便不客气追問他，叫他不要再和我耍花样，他当时仍沒有正面答复我的問題，又把話題扯到不相干的事上去了。

经过了两天这样磨磨蹭蹭，他才慢慢地把話拉到主題上来。我們談这些話时，大都是在夜間，因为白天他很忙，常有客人来打扰，只有夜晚比較清靜。这时除我和他之外，张素貞经常在旁边听，但很少插嘴。戴的另一个情妇余素恒（湖南人，現仍在美国）有时也参加听一听。此外再沒有别的人。

蒋介石給我安排的工作，实在是我所猜想不到的。戴笠用极其愼重的口吻对我說："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戴笠对蒋介石的称呼）同我讲过好几次，只有你能够担任。因为我們在上海和南京的組织絕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到一个很适当的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适宜。这实不簡单，像这样伟大的領袖，一天到晚这么忙，还能想得到你呢！"当时他給我戴上这顶高帽子，确实使我感到飄飄然。

我驟然一下不知如何答复他的話，心里正在考虑；他又接下去說："校长說你很能干。他在談到你的时候，还特别說过，过去在武

China

汉討伐桂系时，你曾拖来过不少的桂系部队，出过不小的力。虽然你以后在广西进行过反对校长的活动，但校长知道那是因为受了何鍵的压迫，你才去广西的。校长对那件事始終是原諒你，而且也很了解你，对你一直是很重視。”

他一提起过去多年的旧事，使我更不知要怎样回答。他看我不作声，馬上又接着說：“校长知道你来了，本来要立即召見你，因为要我先把許多事和你讲清楚，并和你研究好以后再去見他。”

我一听到这样一个特殊的重要任务后，眞是感到又惊又喜，当时的心情的确是非常的矛盾：一方面觉得能够再去上海，比起后方在生活享受方面的确要舒适得多，老实說，这一点最能够打动我的心。可是另一方面我又有点胆怯，害怕出問題，甚至可能送掉性命。我倒不担心汉奸会杀害我，因我同他們許多人过去都有些交情；可是日本人方面我一向无往来，这一点我是毫无把握，到那时叫天不应，誰也不能保我的险。因此我对这样一个任务不敢馬上承担下来，一直在愼重考虑，犹豫不决，拖了三四天，我都沒有作出肯定的答复。

我平日遇到重大問題自己不能作出决定的时候，总是找我大哥商量，請他給我出主意。这次戴笠却不让我先去和我大哥商量，天天找我談这件事，好像非要說服我答应不可。他为了要破除我的顧虑，曾仔細給我介紹了当时上海方面許多情况。他一再重复地說：“我前前后后都为你設想过，你去絕对沒有任何危险。因为你不像别人，以你的身份可以公开地去，大大方方地与他們往来，一定会受到他們的欢迎。至于对日本人方面，只要自己多加小心，决不会出任何問題。”最后，他甚至拿他的“良心”和过去两人的交情作保证，說他决不会存心把我送入火坑。話已经說到这样程度，我不能不作出答案了。

China

約在第四天的下午，我才向他表示原則上我同意接受这个任务，但有一个条件，我只愿意站在朋友立場給他去工作，絕对不愿作他的部下。因为我早就知道，他所領导的軍統是一个很严格的組织，紀律制裁是很残暴的；我害怕他趁此机会給我套上軍統組织这个圈套，以后就得受到組织的約束，那就沒有个人的自由了。我很誠恳地向他表示这一意見，并着重說明我不愿作他部下的原因，因为那对我对他都沒有好处；主要是我当了他的部下之后，他再沒有一个人可以像我一样和他讲眞心話；保持朋友关系，彼此都方便得多。

他一听到我原則上已同意去，立刻显得非常高兴，对我所提出的意見，完全都可以接受。他說："只要你肯去，我們之間可以一直保持和过去一样的朋友关系。我在上海和南京的两个区，你也可以指揮，但不一定要你直接領导。你这个意見很好，我全部同意。因为你去的任务不同，不必经常和他們往来，这样可以減少你的麻煩，也可避免出危險。不过我在那些地方工作的人，你都得多照顧他們。"

我对他这一些話表示同意之后，他立刻当着我打电話和蔣介石侍从室联系，要他們給安排时間。一会就得到了答复，蔣介石决定在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召見我。

翌日，我和戴笠准时前去上清寺蔣介石办公的地方。戴送我到門口，关照了几个侍卫，让我一个人进去。这时正遇到张群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很久不見他，便先和他招呼，握握手以后，連話都沒有多讲；张只說："委員长在等着見你，快进去！"

蔣介石这次召見我，态度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显得亲切和高兴，他一开口就夸奖了我一句"你很好！"接着問我来了几天，住在哪里？其实这些他早就知道的，我还是恭恭敬敬一一回答了他。他照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例用鼻子哼了哼之后，便說，“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現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訴了你嗎？这个任务只有你最适合。”

这时，我思想上又有点动摇起来，怕完不成“任务”，沒法交代，便說，“我去是不是相宜，請校长再多考虑一下。”他听了馬上很严肃地說，“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話，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問題，可以好好和戴笠去商量一下。”

我一听到他这样命令式的口吻，便說，“我还想要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問問她老人家。”我的話刚完，他就搶着說，“我会和孟瀟（我大哥的别号）兄說明，这沒有問題。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他这时一面問我母亲的情况，一面叫侍从人員給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照片。

他的这一套作法，当时还使我感到很“光荣”，既不便再推辞，也不敢再推辞了。

临走时，他又說，“这样很好，你以后需要錢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問題，都可以跟戴笠說，他会随时报告我的。”停了一下，他又重复地說，“戴笠說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們，詳細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責任归我負，你要絕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

这次見面便談到这里。我辞出后，由侍卫长王世和陪我一同到办公室主任商震的房內，戴笠紧接着就进去和蔣談了好一会才出来邀我一同回去。在車上，戴又給我戴高帽子，他非常兴奋地說：“校长能这样对你，眞是不容易呵！”

大約是和蔣介石見面后的第三天，他便約我和戴笠一同去他的官邸吃晚飯。这次吃飯只有蔣介石夫妇和我們两个人，飯前飯

China

后都談了不少問題。他問了我过去和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誼……等人的关系，他很注意听我回答他我过去和这些人的情况。

在这次談話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再表示出对我的关怀，叫我去了以后，一定要随时与戴笠取联絡，好让他随时了解我的情况。同时，他还用很含蓄的口吻对我說："你这次去見到过去所认识的人，都可以跟他們說清楚，只要他們作的事对得起国家，于国家有益，将来都可以寬恕的。"

第一次見面他說要送給我母亲的那张照片已由他亲笔写上"唐老伯母惠存"，下署"蔣中正、蔣宋美齡"和年月日等之后，这次当場交給我。这张照片，我一直把它当作护身符一样看待：抗战时是存放在我母亲身边；胜利后我一直是悬挂在我的客厅中。許多朋友看到，都不明白这幅照片的来历，为什么蔣夫妇要送照片給我母亲，过去我也不便說出这一段经过。

吃完飯以后，蔣介石当面送給了我一万元特别費，当时約值黃金二十两左右。

临到走的时候，蔣介石又很关切地叮嘱我此去务必小心，切不可大意，一定要与戴笠保持密切联系，他可以随时知道我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戴笠传达他对我的指示。

最后，他問我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听他的口吻和說話时的神情，好像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我还沒有回答，戴笠便搶着說，許多問題还正在研究，要等一等才能走。他点了点头，叫我們要仔細研究，并叫戴笠随时去报告他。

当我向他辞行时，他拉着我的手說："你走的时候不必再来見我了，等将来胜利后，我們再見面吧！"

经过蔣介石的"召見"、"垂詢"、"訓示"和請吃飯、送照片、发

China

特别費等一系列过程，把我的問題肯定了之后，戴笠才正式向我传达蔣介石給我特殊任务的具体內容。

首先是說明蔣介石指示我去的形式是不同于一般特务的秘密派遣，而是叫我以不滿于大后方的艰苦生活作为借口，公开地去，先以到上海去住家为名，再逐步运用过去的人事关系公开和汉奸們往来，等取得他們的信任之后，再逐步去进行有計划的活动。

戴笠在传达这些任务时，虽一再說明不是硬性規定，可以看实际情况相机行事，便宜从事，因为到那里以后的变化必然很多，应根据环境而变化；但由于任务的性质，主要目的必須交代明白。他是由浅入深，一件件反反复复地告訴我，叫我不要忘記，牢牢摆在心上。所以多年来我还能大致記得些。

第一是要我运用过去关系，設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軍統特务，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設法营救出来。

第二是相机轉达蔣介石对投降敌人的大小汉奸的“寬大政策”和进行联絡。在談到这个問題时，戴笠曾着重說明，有些人投敌是出于不得已，有些是沒有来得及同时撤退，有不少人还在徬徨。遇到这类的人，都应設法告訴他們：“領袖是很关怀他們的；这种德意，应当让他們都能知道。”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任务，戴笠說得非常仔細，当时給我的印象很深，我感到这是最不容易完成的任务。我还記得他在传达蔣介石对这个問題的指示时，态度显得很慎重，他先介紹和分析当时江南一带的情况。他說：“在那个地区敌后活动的力量，除了我們的忠义救国軍外，大部分地方都是新四軍所占領。你去了以后，要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他們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我們对于发展忠义救国軍的工作，是尽到了所有的力量，但是收效不大；新四軍却一天天在壯大。”他停了一停，便咬牙切齿地說：“这是我們的耻

China

辱！今后你要尽力帮助忠义救国軍，我們要不惜用一切手段去完成領袖交給我們的这个任务！”他越說越憤慨，我也記得很牢。我至今还記得，我听了他这番話之后，心里还动了一下：新四軍能在敌后发展得很快，这不是可以更好地打击敌人，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不过我了解到只是由于新四軍是共产党所領导的部队，不能让它发展，虽然它是在打日本人，对国民党也是不利的。我在那种情况下，不但沒有反問他，而且还要接受这个“任务”。

我在重庆停留有一个多月。戴笠除了向我讲明去的任务外，也常常向我介紹上海和南京方面情况，还分析过許多大汉奸人事間的种种矛盾，又給我增加一些任务。他叫我要好好利用他們之間利害冲突，在无形中去加深他們之間的矛盾，这样便有可能把他們当中一些人拉了过来。他特别叫我注意和汪伪特工总部負責人李士群要拉攏好，他认为通过这个人和这个組织，就可以使大后方和淪陷区的特务工作联成一片。

我們还花了不少时間去研究我如何去的問題。戴笠决定不要运用軍統特务的关系，叫我凭过去旧的人事关系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以避免日本人对我的注意。

经过几次討論，戴笠决定要他的女朋友张素貞先去打头陣，她也很乐意担負起这一工作。計划先由她去上海放空气，說我过不慣后方的生活，苦悶得很，准备把全家都搬到上海去住，什么事都不想再干。主要是她先去找一个开賭場的老板潘三省为我作好准备。潘在上海多年，过去是经常陪我在上海玩的白相人。这人当时在上海开設了好几个大賭場，与不少大汉奸有往来，各方面都能吃得开。

办法决定之后，张素貞便提早半个月从重庆飞香港，戴叮嘱了她一番，亲自送她上了飞机。

China

关于我去以后的联絡問題，戴笠决定在上海拨一部电台給我使用，他叫我定一个化名。我記得当时他批閱公文的化名，是余龙（这是为了討好他那个新的情妇余素恒，暗中寓意是余家乘龙快婿），我也开玩笑地說："我就加一个字叫余化龙。"他听了很高兴，說这一化名很好，"你从此以后便是魚化为龙了！"其实我以后用的化名很多，連自己都記不清了。

他們都知道我会花錢，戴笠对这一点曾特别提出来，說对我用錢决不加以限制，只要有电报給他，要用多少，随时派人送給我。在生活方面，他叫我越腐化越好，这样可以使人不注意我，而且容易和汉奸們打成一片。他曾笑着对我說："你的腐化是校长特許的，是奉命腐化，任何人向校长去告你也沒有半点問題。只要别人认为你只知道玩，什么也不行，这样就有办法了！"

我在重庆逗留期間，沈醉也被戴笠調到重庆，很久沒有决定他的工作。有一天他到曾家岩戴笠家中見到我，我順便問戴为什么不給沈安排工作？他說，沈过去在上海多年，对那方面情况也相当熟悉，我去了之后，必要时也可以派沈去上海和我一道工作。当时我还想到我爱人的哥哥徐宗伯，他是刚从上海出来，在上海有些熟人，他是很可靠的人，可以帮我去工作。戴听了馬上表示同意，不过他后来知道徐宗伯是学土木工程的，当时他正在重庆大兴土木修建房屋，我走之后，便把徐临时拉去帮忙搞建筑。他当时答应派給我这两个人，却一直沒有兌現。

我还記得，在那个时候，戴笠最高兴的一件事是蔣介石把张国燾交給他，他感到非常得意。他告訴我这一情况时說："連过去共产党中的权威領导人都来帮我們工作，我們将来打垮共产党还有什么問題。"他更以能作张国燾的长官而感到自豪。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我所认识的一些高級軍政官員中，不少知

China

道我要去香港，他们也曾为我饯过行。这说明当时有人是了解我的。戴笠也没有叫我不要露面，我去和我大哥商量的时候，也常常遇到许多人。我大哥虽不完全赞同我去，但知道是蒋介石亲自找我去布置的，以后并且也和他说明了一下，他除了叮嘱我一番外，也只好勉强同意我去。

我离开重庆时，戴笠亲自送我到珊瑚坝机场，由航空检查所所长姚悟千照料我上飞机。到桂林后，杨继荣早得到戴的通知为我准备好回东安的车票。当天我就回到家里。我把蒋介石送我的一万元分了一半给我母亲，当时我心里很难过，把这笔钱看成是我卖命的钱一样。我母亲听说我要去上海，很不愿意；她对蒋介石夫妇送的那张照片毫不感到兴趣；经我再三安慰她，才答应我们走。

我带着爱人孩子和保姆等再到桂林，杨继荣曾公开为我饯行，邀了驻桂林的空军地区司令邢某、铁道运输司令蒋锄欧、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副主任林蔚等人作陪。

戴笠原来叫杨继荣为我们包一架飞机飞香港，当天恰好有中央银行运钞票的道格拉斯飞机放空回去，我们便改乘这架便机。半夜12点才起飞，因为白天怕路上遇到日本飞机袭击，不敢早走。到香港是清晨 3 点左右，军统在香港的华南区区长王新衡、香港站站长刘芳雄和戴笠派在香港搞经济活动的张冠夫等都早得到戴的通知到机场迎接我们。张在机场即送给我港币五千元作零用钱。

我在香港是住在跑马地龙潜台一号我大哥的房子里。去了没有几天，张冠夫又给我送去港币五千元。

我到香港去，主要是等候张素贞的消息。她先在上海替我活动，我自己在香港也同样放空气，在任何公开场合中，我都表示决心要去上海住家，什么事都不愿再做。

在香港了解我真实情况的人比较少，除军统几个大特务外，只

China

有杜月笙我沒有瞞他。他也尽力帮助我，为我介紹关系，还特别写信給他上海的两个管家万墨林和王某，叫他們多帮助我。

等了一个多月，张素貞才从上海到香港接我們。她把一些关系都打通了。潘三省也同各方面接洽好，都欢迎我去。动身前，我給戴笠打了个电报，他回电叫我謹慎从事，并祝我愉快地完成任务，将来更愉快地見面。

我們在张素貞陪同下，于旧历八月中秋那天，乘搭虎脫总統号邮船离开香港去上海。

三　受到了汪精卫等逆的热烈欢迎

我到上海时，潘三省到碼头迎接我們，把我們安頓在开納路他的家中。当天，他为我設宴洗尘时，就邀請了我所希望結识的汪伪特工总部部长李士群等作陪。我过去不认识李，虽为初次見面，但却一見如故，两人談得很投机。

第二天，李士群即設盛宴为我接风，請了許多客人，李对我表示很亲切。我当时还沒有料到这么容易地就和他接近了，我所要打通的第一关，却这么样順利，这是我所沒有想到的。

我和李初初往来时，便把事前編好的一整套假东西搬了出来，非常小心謹慎地应付着他。他一再表示欢迎我去和他們合作，还簡单介紹了一下他在上海的一套活动办法，主要是吹嘘他如何搜捕共产党和国民党留在上海等地的地下工作人員、伪南京政权如何日趋巩固、上海社会如何安定等等，这些都是他的功績。我故意表示对这些不感兴趣，再三說明我是到上海来住家的，决不想再从事于政治方面的活动。

李士群这个汉奸特务头子亲自来与我周旋，整天抽出时間陪我玩，不是沒有目的的。他除了用种种話来試探我外，还打算用酒

China

灌醉我好吐露出眞話来。我警惕性很高，随时提防着他，有时还借故装醉有意說些假話。他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以为经过他亲自考察我以后，基本上已掌握了我的情况。有一天，只有我和他两人在一起时，他突然对我說，他对我的一切情况都很清楚，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好朋友，在工作上多帮助他。我立刻看出他还是在要手腕，肯定他不可能了解我的情况，便故意装出听不懂他这句話的意思，不正面答复他，滿不在乎地把話題扯到别的方面去。

大約过了四、五天，汪精卫已得到李的报告，知道我已到了上海，便通知李，要李邀請我夫妇去南京晃他。我听了虽然很高兴，表面上却故意装出很为难的样子，故意拖了一两天不願动身，再次表明自己不想再从事政治活动，不打算去南京。经李一再催促，劝我說："做不做事是一回事，看看老朋友总是应該的。"我这才勉强答应了。

約在9月底前，李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陪同我夫妻去南京，住在他的家中。他要我沒有见汪之前应当先見見周佛海。周当时是汪伪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又兼伪中央政治委員会和国防委員会秘书长，是汪身边一等紅人。过去我就和他认识，又加上湖南同乡关系，我当然願意先見到他。

周佛海对我去南京，非常高兴，他很热烈地欢迎我，立刻請我們吃飯。他所邀的陪客，都是汪身边的紅人，有陈公博、叶蓬、梅思平、岑德广、罗君强、丁默邨等人和他們的老婆。这些人当中有大半都是我过去就认识的，大家重見之后，都談得非常起劲。

第二天，汪精卫便下了請帖請我夫妇吃飯。我們在那天下午4点多钟，便由李士群夫妇提前陪我們去見汪，因为早去好多談談。汪一見到我，就很兴奋地說："你来了很好！希望你們这些搞軍事的黃埔同学多来一些，将来我們自己可以建立軍队。"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